



可爱的骨头

THE LOVELY BONES

Alice Sebold

[美]艾丽斯·西伯德/著
施清真/译 胡允桓/校订

作家出版社

[美] 艾丽斯·西伯德 / 著 施清真 / 译 胡允桓 / 校订

可爱的骨头

The Lovely Bones

Alice Sebold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03-413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可爱的骨头/(美)艾丽斯·西伯德著;施清真译.-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4.5

ISBN 7-5063-2868-2

I. 可… II. ①西…②施…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6864 号

The Lovely Bones: A Novel

Copyright © 2002 by Alice Sebol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2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now & Carlso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可爱的骨头

作者:(美)艾丽斯·西伯德

译者:施清真

校订:胡允桓

责任编辑:王宝生 陈晓帆

装帧设计: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389299(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40 千

印张:11.25

插页:2

印数:15001-30000

版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2868-2

定价: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刻骨亲情 感人至深

——《可爱的骨头》中译本序

一个十四岁的女孩遭一名连环杀人的歹徒奸杀并碎尸，这样一桩案件如果见诸美国媒体，或许已然引不起耸人听闻的效果。若是以之为素材敷衍成一部小说，可能会是一个以情节取胜的警探侦破故事。但女作家艾丽斯·西伯德却独辟蹊径，倾注了诚挚的深情，抒发出一曲催人泪下的亲情之歌。

作为父母爱情首次结晶的苏茜，天资虽不如妹妹琳茜聪慧，却是一个乖女孩。她帮爸爸业余做玻璃瓶中的帆船工艺品，从中体会到父亲对祖父的怀念；在为妈妈拍摄瞬间快照时，理解了妈妈受过高等教育却不得不充当家庭主妇的郁闷心情；她与小她一岁的妹妹有着难分难舍的手足之情；在小弟巴克利病危之时，挺身而出送他到医院急救；她甚至能和嗜酒贪杯、性情有些浮华的外婆做知心的交流。

但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却横遭歹徒蹂躏，死后还被肢解，只有一截臂肘被人们发现。

沙蒙一家遭此惨祸，立即就崩溃了。父亲杰克精神恍惚，屡为警方提供可疑线索遭拒之后，在一次夜间去捉嫌犯时被误伤致残；母亲艾比盖尔无法忍受失女之痛，竟和探长苟且，然

后离家出走；妹妹在哀伤之中一夜成人，不顾性命之忧去凶犯家窃取证据；年仅四岁的小弟在得知长姐已死之后，成长中心灵受到创伤；外婆义无反顾地来女婿家操持家务，以她的乐观豁达为这个家庭注入活力。而街坊四邻和学校师生更是自发地组织了一个追思仪式，大家悼念亡者，更为了安慰亲人。

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苏茜原先的同学先后从大学毕业，走上各自的生活道路。连她的家人似乎也淡忘了家中失去的这名成员，尽管由于她的遭难给家庭带来的不幸和悲哀始终笼罩着全家，挥之不去。……父亲一次突发心脏病，母亲闻讯匆匆赶回，与家人相见难免一番尴尬；父亲从医院回到家中，全家人再次团聚。在一旁偷看的苏茜的魂灵，这时意识到：一个家庭，犹如人的周身骨骼，即使有一块破损了，缺失了，但骨架终会长全，作为缺损部分的她，固然依恋这个家庭，大家也都在忆念中感到遗憾，但全家经历了这场灾难与悲痛之后，终于融溶和合。《可爱的骨头》的书名，点出的正是这一主题。

或许是有感于当前美国的家庭危机，近年来颇有些美国作家致力于家庭题材的小说创作，不过多以青年和中年的婚恋为骨干故事，因此更像是言情小说。

《可爱的骨头》却不同，它从一件突发的惨剧切入，不仅展示了以“承受力”为焦点的各相关人物的性格，而且随着情节的展开，前后勾连，揭示了他们性格的发展变化。而无论哪个人物，其个性发展都离不开亲情这条线索。

尤其匠心独具的是，作者杜撰出苏茜死后灵魂升天的离奇情节，看似荒诞不经，却使死者成为故事的叙述人，并通过她的视角，既对此事做出客观描写，又时时注入细腻的亲情，兼有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的优越性，而且紧紧扣住了故事

的主题，正是一举而三得。

《可爱的骨头》连续七十余周高登畅销榜，总发行量超过三百万册，被《纽约时报书评》推荐为年终的五部“最佳中的最佳”小说。

美国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商品社会。文学商品化，这是令大家扼腕的问题。但从积极方面讲，却促使作家们要不断创新，以标新立异求得高屋建瓴。正是近乎残酷的竞争，促进了文学的蓬勃发展。

艾丽斯·西伯德女士能够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和她独特的创造性分不开的。她没有去迎合世俗口味，而是如她笔下的主人公那样，以超凡脱俗的姿态发掘人性中的真、善、美。除去歹徒哈维，人人都那么善良——哪怕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缺点，犯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正因为她将炽烈的感情倾注于发掘人性美的一面，哪怕是只出场几次的次要人物也都有古道热肠的善举。而对于案件侦破本身只是轻描淡写，最后用杀人犯的意外死亡，为人间正义稍舒了一口气，这或许是出于作者对警方执着于“无罪认定”而宁肯放过犯罪嫌疑人的否定与讽刺吧。这无异于说明，滥施人道实际是在纵容犯罪，使恶人逍遥法外，从而对主题起到反衬的作用。

《可爱的骨头》让我们联想起美国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辛克莱·刘易斯的代表作《大街》(1920)，该书中女主人公卡罗尔因不满小镇上的平庸生活而出走，最终又回到格佛草原，决心抛弃自己的浅薄，与丈夫携手为小镇的居民服务。这两部小说都以小镇为背景，一个是小家庭的离散，一个是苦难家庭的重聚，异曲同工地道出了作为社会细胞——家庭的亲和力；一滴水可以反映大海，这一散一聚与其说反映了不同时代

(前后相距八十年)美国社会的不同面貌，不如说是寄托了不同时代的不同愿望。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是个“天真的时代”(伊迪丝·华顿夫人写于1920年的小说)，国家蒸蒸日上，人们安居乐业，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掩盖着，所以少不更事的卡萝尔才会视纯朴为落后。而今天则不同了，《可爱的骨头》的背景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书中的青年学生如今已到了他们父母的年龄，当他们回首中学生活时已经能够“冷眼”相看了，因此既能有对十多岁少年的天真无邪的回忆，又能洞察父母一代的悲苦。作者正是用细腻的笔触把这一切绘声绘色地描写出来。她虽然写的是一部悲惨的故事，但没有渲染悲剧的气氛，而最感人肺腑的恰恰是战胜悲痛的情愫。就这一点而论，并非每位作家都能做到。

如果说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依本人愚见，正是有感于美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反映在家庭问题上的离析趋势而表达的一种希冀，那么这种对人类社会美满和谐的追求，恰恰是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就有的理想。可以说，每个作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将美好的理想变成现实，难道不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望吗？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固有的家庭模式也正在经历一场剧变，父母子女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年轻一代似乎更热衷于西方的生活方式。但一个人如果不能自爱，不能爱自己的家人，难道能够爱社会，爱国家吗？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已在竭力避免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弊病，我们的社会发展同样不要走弯路才是。如果中国读者通过这部美国畅销小说有所体悟，也就不枉翻译者和中文出版者的良苦用心了。

胡允桓

可爱的骨头

爸爸的书桌上有个雪花玻璃球，里面有一只

围着红白条纹围巾的企鹅。小时候爸爸抱我坐在

他的大腿上，他拿起玻璃球，把球翻过来，让雪花

飘落在玻璃球的顶端，然后很快地把球翻转回来。

我们看着雪花轻轻地飘落在企鹅身旁，我想企鹅

孤单单地在玻璃球里，我真替它难过。我把这想法

告诉爸爸，爸爸说：“苏茜，别担心，它活得好的

很呢；圈住它的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可 爱 的 骨 头

目录

刻骨亲情 感人至深（中译本序／胡允桓）

第1章 ···· 1

第2章 ···· 13

第3章 ···· 35

第4章 ···· 49

第5章 ···· 59

第6章 ···· 74

第7章 ···· 95

第8章 ···· 100

第9章 ···· 102

第10章 ···· 118

第11章 ···· 132

第12章 ···· 147

第13章 ···· 163

第14章 ···· 181

第15章 ···· 195

第16章 ···· 206

瞬间快照 ···· 220

第17章 ···· 241

第18章 ···· 258

第19章 ···· 273

第20章 ···· 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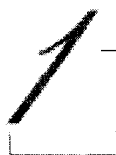
第21章 ···· 295

第22章 ···· 314

第23章 ···· 328

骨 干 ···· 340

感谢辞 ···· 346



• 第1章

我姓沙蒙，听起来就像“三文鱼”，名叫苏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我被谋害时不过十四岁。七十年代报上刊登的失踪女孩照片，大部分看起来都和我一个模样：白种女孩、灰褐色头发。在那个年代，各种种族及不同性别的小孩照片，还没有出现在牛奶盒或是每天的邮递广告上；在那个年代，大家还想不到会发生小孩遭到谋杀之类的事情。

妹妹让我迷上了一个名叫希梅聂兹的西班牙诗人，我在初中毕业纪念册上特别选抄了他的一句话：“如果有人给你一张画了格线的纸，你就不要按着格线书写。”这句话表达了我对四周中规中矩的一切，诸如教室之类建筑物的轻蔑，听来深得我心，所以我选了这句话。更何况，我觉得选用一句名诗人的话，而不是某个摇滚歌手说的蠢话，让自己感觉上比较有学问。我是国际象棋社及化学社的成员，在黛敏尼柯太太的家政课上，我每次都试着烧菜，结果总是把菜烧焦。我最喜欢的老

师是伯特先生，伯特先生教生物，他喜欢抓起我们要解剖的青蛙、小虾，假装让它们在上蜡的铁盘上跳舞。

顺带一提，谋杀我的凶手不是伯特先生。请你别把接下来每个即将出现的人当成凶手，但问题就在这儿：你永远料不到谁会出手杀人。伯特先生参加了我的丧礼，而且哭得很伤心。

（请容我插一句：全校师生几乎都出席了丧礼，其实我在学校从来不是个万人迷。）他的小孩病得很严重，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因此，当他说了笑话，自己笑个不停时，虽然这些笑话早在我们选修他的课程之前就已过时，我们依然跟着大笑。我们有时还强迫自己跟着笑，目的只为了让他高兴一点。他的女儿在我去世一年半后也离开了人间，她得了血癌，但我在我的天堂里从未见过她。

谋杀我的凶手是我家邻居，妈妈喜欢他花坛里的花，爸爸还向他请教过如何施肥。凶手先生认为蛋壳、咖啡渣等传统肥料比较有效，他说他妈妈都用这些传统方式施肥。爸爸回家之后笑个不停，他开着玩笑说这人的花园或许很漂亮，但热浪一袭，八成臭气冲天。

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可没有热浪，那天飘着雪，我从学校后面的玉米地抄近路回家。冬天天黑得早，那时天色已晚，我记得地里的玉米秆被人踩得乱七八糟，田间小径也变得更不好走，细雪有如一双双小手，轻飘飘地覆盖大地。我用鼻子呼吸，直到冷得不断流鼻涕才张嘴吸气。我停下来，伸出舌头尝尝雪花的味道，哈维先生就站在离我六英尺之处。

“别让我吓着你。”哈维先生说。

在灰暗的玉米地里，他确实吓了我一跳。离开人间之后，我想起当时空气中似乎飘来淡淡的科隆香水气味，但我却没有

多加注意，或许那时我以为气味来自前面的房子。

“哈维先生。”我打了招呼。

“你是沙蒙家的大女儿，对不对？”

“是的。”

“你爸妈还好吗？”

虽然身为长女，在机智问答中也时常占上风，但我在大人面前依然觉得不自在。

“他们很好。”我说。虽然觉得很冷，但他是个大人，再加上他是邻居，又和我爸爸谈过肥料等事情，所以我还是站在原地不动。

“我在附近盖了些东西，”他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哈维先生，我觉得有点冷，”我说，“再说我妈希望我在天黑前回家。”

“现在已经天黑了，苏茜。”他说。

我当时若察觉出异样就好了。我从未告诉他我叫什么，我想或许爸爸曾提过我，我爸总喜欢跟大家说我们小时候的臭事，他觉得说说无妨，他只想借此表达他多疼我们。有些爸爸喜欢把小孩三岁时的光身子照片放在客人用的卫生间里，我爸就是如此，感谢上天，他放在那儿的是妹妹琳茜小时候的照片，最起码我躲过了这样的臭事。但他喜欢跟大家说我的另一件臭事，他说琳茜刚出生时，我非常忌妒小妹妹，有一天他在另一个房间打电话，从他站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我走到沙发旁边，爬到摇篮旁，试图在琳茜的头上撒尿。我爸把这件臭事告诉我们的牧师和邻居史泰德太太。史泰德太太是心理医生，我爸想听听她的分析，而且还不只这样，每次只要有人说“苏

茜真有意思”，我爸就重复这个故事，每次都让我觉得很难为情。

“什么有意思!?”我爸总回答说，“让我告诉你这个小孩多有意思。”说完他马上兴高采烈地重复“苏茜在琳茜头上撒尿”的故事。

事实上，爸爸从未向哈维先生提过我们，哈维先生也没听过“苏茜在琳茜头上撒尿”的故事。

事发之后，哈维先生在街上碰到妈妈，他对妈妈这么说：“我听说了这个不幸的悲剧，真是太可怕了！您女儿叫什么来着？”

“她叫苏茜。”妈妈勉强打起精神回答，提到我的名字让她心情沉重，她天真地希望心头的重负终有一天会放下，殊不知她始终挥不去心中的阴影，终其一生不断地受到伤害。

哈维先生像大家一样对她说：“我希望他们早点捉到这个混蛋。您痛失爱女，我真替您难过。”

他说这话时我已经在天堂，我气得四肢发抖，不敢相信他竟然如此大胆无耻。“这人真不知羞耻。”我对弗妮说，弗妮是天堂指派给新成员的辅导老师。

“没错。”弗妮回答，简简单单两个字就表达了她的观点，在我的天堂里，大家就是这么坦率，没有人多说废话。

哈维先生说，过去看看花不了多少时间，所以我跟着他走进玉米地深处。没有人从这里抄近路到学校，所以此处的玉米秆很少遭人践踏。我的小弟巴克利曾问妈妈为什么镇上的人都不吃地里的玉米。妈妈告诉小巴克利说地里的玉米吃不得，妈妈说：“玉米是给马吃的，人不吃玉米。”巴克利接着又问：

“狗也不吃吗？”妈妈回答说：“不。”巴克利继续追问：

“恐龙也不吃吗？”他们就这么一问一答，持续了好久。

“我盖了一个简单的地洞。”哈维先生说。

他停下来，转身盯着我。

“我没看到什么地洞啊。”我说。我察觉到哈维先生的眼神非常奇怪，自从我长成少女，摆脱小时候胖嘟嘟的模样之后，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男人曾用同样的眼神看我。但当时我穿着宝蓝色的带帽外衣和紫黄色的喇叭裤，这副模样通常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哈维先生戴着金边眼镜，此时，他透过小小的镜框盯着我。

“你再仔细看看。”他说。

我本应该找条路逃开，但我却没有这么做。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做呢？弗妮说这些问题都是白问：“当时你没逃开，没逃就是没逃，别再多想了，想再多也没用。你已经不在人间，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再试试看。”哈维先生说，他边说边蹲下来敲敲地面。

“那是什么？”我问道。

我耳朵都快冻僵了。我妈在圣诞节帮我织了一顶杂色的帽子，上面还镶了一个绒球和一对铃铛，当时我没有把帽子戴在头上，而是塞在外衣口袋里。

我记得我走过去，踩了踩哈维先生身旁的田地，冬天天寒地冻，我脚下的田地显得格外坚硬。

“你踩到的是木头。”哈维先生说，“搭上木头，入口处才不会崩塌。除了入口处之外，地洞里其他东西都是泥土做的。”

“什么东西？”我问道，那时我已经感觉不到寒冷，也忘了他奇怪的眼神，我像在自然课上一样，心中充满好奇。

“进来看看。”

我笨手笨脚地跟了下去，等我们进入地洞之后，哈维先生也承认走进来不太容易。但我当时忙着看地洞里的烟囱，压根儿没想到进出地洞容不容易等问题。哈维先生在地洞里架了一个烟囱管道，如果他打算在洞里生火，烟雾可以从这里排出去。再说我也从未想过逃避任何人，在此之前，最糟的就是碰到怪模怪样的亚提。亚提的爸爸在殡仪馆上班，他喜欢假装带着一支装满防腐剂的长针筒，还在笔记本上画了好些滴出黑色液体的针管。

“真够意思。”我对哈维先生说。那时即使他是我在法文课上读到过的钟楼怪人，我也不在乎，我变得像小孩一样。有一次我们带巴克利到纽约市的自然博物馆参观，他看到巨大的恐龙化石，着迷地说不出话来。我当时就和他一样，连我说的话都像小孩子：从小学之后，我就没有用过“够意思”这个字眼。

“骗你就像从婴儿手里骗糖果。”弗妮说。

我依然记得地洞的模样，往事历历，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事实上，在天堂的我们，每天都活在过去的记忆中。地洞和一个小房间差不多大，大概和我们家放雨靴、球鞋的储藏室一般大小，妈妈在里面摆了洗衣机和干衣机，储藏室不够大，干衣机只好放在洗衣机上面。我在地洞里勉强可以站直，哈维先生则必须弯腰驼背，他挖地洞时顺便沿墙挖造了一个凳子，他一进来马上坐到那上面。

“随便看看。”他说。

我惊讶地东张西望，他在凳子上方造了一个架子，架子上

摆了火柴、一排电池和用电池的日光灯。日光灯是地洞中唯一的光源，光线像是鬼火，他压在我身上时，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

架子上还摆了一面镜子、一把刮胡刀和刮胡膏，我看了觉得很奇怪，难道他不在家里刮胡子吗？但我转念又想，这个人有栋很不错的大房子，却在离家只有半英里的玉米地里挖了一个地洞，他八成不太正常。我爸曾形容像哈维先生之类的人：“他真是个怪人，没错，就是这样。”这话说的真好。

我猜当时我只想到哈维先生是个怪人，这个地洞还不错，里面很温暖之类的事情，我想知道他怎么挖造地洞、地洞的构造如何，以及他从哪里学到这样的技术。

三天之后，吉伯特家的小狗发现了我的臂肘，它把臂肘叼回家，臂肘上还粘带着一根显而易见的玉米须，但那时哈维先生已经掩埋了地洞。刚离开人间那几天，我恍恍惚惚，没有看到他忙得全身大汗拆下地洞入口的木板，把所有证物和我的尸块装进袋子里，惟独遗漏了我的臂肘。等我神智恢复清醒，能够观看人间的状况之后，我只关心我的家人，其他于我都不再重要。

妈妈坐在门边的一张硬椅子上，她张着嘴，本来就苍白的脸上显出我从未见过的惨白，湛蓝的双眼直直地盯着前方。爸爸拼命地想找事情做，他要知道所有细节，也想跟着警察搜寻玉米地。感谢上帝，有个名叫赖恩·费奈蒙的警探非常帮忙，他派了两名警察带爸爸到镇上，请他指出平日我和朋友常去的地方，他们一整天都待在购物中心忙着认人。没有人告诉琳茜出了什么事，她已经十三岁了，应该能承受这个消息。四岁的巴克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实说，他始终无法了解这个悲